

可敬者

魯道夫·高慕雷

RUDOLF KOMOREK

(1890-1949)

故鄉生活

魯道夫在 1890 年 10 月 11 日生於波蘭西利西亞(Silesia)的畢立茲(Bielitz)，當時波蘭仍為奧地利領土。若望·高慕雷(John Komorek)與雅妮·蓋克(Agnes Gach)是虔誠的基督徒，育有七個兒子，魯道夫排行第三。若望是鐵匠，艱苦地賺取生計，而母親則在村內為人接生，也是個裁縫。為了某些原因，初生的魯道夫延至 11 月 30 日才領洗。這對虔敬的夫婦每日早上參加感恩祭。魯道夫的姊妹在他逝世時說：「他自小便很善良虔敬。」入讀高中後，他仍然是個敬畏天主的青年。眾兄弟當中，他的品行最優秀。他在家鄉完成中學課程和，而且熟習德語的程度有如他的母語波蘭文。魯道夫自小熱愛祈禱，舉止認真沉著，生活有條理，持守目標，意志堅強。

教區神父

司鐸培育

魯道夫的兄弟姊妹各有志向：羅伯特(Robert)準備成為工程師兼歌手、蔓達(Wanda)要當教授、若望(John)希望成為音樂家，而 19 歲的魯道夫在完成預科課程後，在 1909 年加入維德瑙(Wiedenau)的總教區修院，成為布勒斯勞(Breslau)教省的聖職學員。院長理納·斯坦佩(Leonard Stampelf)授他會衣。這位院長日後曾制止他作過份的補贖。魯道夫高瘦的身形、他有禮的舉止、他的虔敬、他認真學習和工作的態度，使他獲得「聖類斯第二」的美譽。他表裡如一，追尋和平、公義和友愛諒解。他的姊妹蔓達寫道：「我們像一般家庭，兄弟間不時有爭執，他總是作調停者。」他在學校成績出眾，修院所有人也喜歡他的良善，非常喜愛他。完成神學課程後，23 歲的魯道夫於 1913 年 6 月 22 日正式晉鐸，儀式由布勒斯勞總主教奧思定·科柏樞機(Card. Augustine Kopp)主持。

早期服務

魯道夫一直希望成為基督的司祭，這時他已準備好投入任何天主為他準備的使徒工作。然而，世界大戰這大災難迫近眉睫。他的家鄉畢立茲附近有斯特魯門(Strumien)、札格拉布(Zagreb)及其他小鎮。魯道夫神父在斯特魯門擔任副本堂七個月，服務當地溫順的農民。人們自始便欽佩他恭敬聖體、熱心宣講天主聖言和施行告解聖事。他熱愛貧苦者和低下階層，富於克己精神，生活樸素，生

性熱愛青年。這段時間可說是慈幼會聖召的前奏。

隨軍司鐸

1914 年 3 月 1 日，魯道夫神父調至札格拉布，只在當地服務三個月。他提出申請，獲任命為後備隨軍司鐸。7 月 20 日，奧地利軍隊入侵塞爾維亞(Serbia)。四日後，德國再次與俄國和法國作戰。到了 8 月，全歐洲捲入戰爭。魯道夫目睹堂區的年青信友到前線作戰，他則在克拉科夫(Kracow)的軍隊醫院服務。他看見大量在坦能堡(Tannenberg)、馬森內湖(Masoneth)和冷波里(Leopoli)戰役受傷的人給送進醫院，亦有傷者是在普熱梅希爾(Przemysl)的奧地利要塞遭手榴彈炸傷。他的兄弟羅伯特寫道：「我在前線休假時，曾在醫院與他碰面一次。病人真的很敬愛他。他經常陪伴他們，努力減輕他們的痛苦。」

然而，他認為醫院的生活太安逸了，還感到自己是個逃避現實的人。因此，他在 1916 年申請到前線工作，服務戰場上受傷和垂危的人，履行司鐸軍人的使命，甚至願意犧牲自己。1918 年，他被派往提洛(Tyrol)，遭意大利軍俘虜，囚禁在特倫特(Trent)。他的修道聖召在這裡逐漸成熟。戰爭結束後，他獲准回家。數月後，維也納軍方公開表揚他的英勇行為：「他盡善盡美地履行隨軍司鐸的職務。」在這之前，他憑其出色表現獲頒榮譽十字獎章(Cross of Merit)及銀章(Silver Medal)。卡尼克元帥(Marshal Francis Kanik)在嘉許狀寫道：「他是與眾不同的司鐸模範，以完美方式履行聖召本分，晝夜為受苦和受傷的人帶來信仰的安慰，甚至面臨敵人仍盡忠職守。他應受最高當局的表揚。」

戰爭下許多倖存的波蘭人民遷移到不同國家，特別是南美洲，尋找較平穩的生活，但面臨精神和物質匱乏的危機。魯道夫在崗位目睹許多青年受苦死亡，加強他奉獻給上主的渴望，甚至願意到傳教區拯救人靈。

重拾堂區服務

魯道夫服役完畢後，於 1919 年 1 月 1 日返回布勒斯勞教區，獲委任為波維斯都(Pogwisdow)的副本堂。他在這裡決意加入修會，可見於他的熱心祈禱和補贖，沒有超越別人的野心，尤其渴望聖德生活。1919 年 12 月 1 日，魯道夫神父出任佛萊斯特(Frystak)的本堂神父。他在新堂區寫信給培特朗樞機(Cardinal Bertram)，請樞機批准他加入慈幼會。樞機雖然極不情願，而且心裡非常憂傷，但也批准他的要求。然而，由於當時嚴重缺乏司鐸，樞機也要求他在教區多留一段時間。魯道夫神父在堂區服務至 1922 年，為堂區信友服務和作補贖。他睡在堅硬的長椅，只蓋一塊毯子。一天，他為病人送聖體，發現病人窮得沒有甚麼可以當被子。他返回家裡，把自己唯一的毛毯帶給病人，自己在晚上使用大衣代替毛毯。他走在街上時，舉止端莊，路過的天主教徒或其他人，甚至是猶太人也上前問候他，稱他為聖者。他的告解亭總是擠滿人。他對別人和藹可親，特別疼愛孩子。

魯道夫逝世後，慈幼會長上派羅倫多·艾茲(Rolando Azzi)到魯道夫曾生活的地方收集資料。他說：「他時常打開大門，無論他擁有甚麼，都是爲了別人。每當別人有需要，總能取去魯道夫手上的東西。」

慈幼會生活

初學院

1922年1月18日是魯道夫一生最憂傷的日子。他敬愛的母親雅妮逝世了。此後，他再沒有後顧之憂。同年10月，32歲的高慕雷神父已晉鐸9年。他到奧斯維辛(Oswiecim)的慈幼會會院，期望在聖德上有長足進步。11月，他在克澤多納(Klecza Dolna)接受初學培育。初期他請初學師批准他睡在地板上。他對初學師說：「過去半年，我一直如此，已經習慣了。」儘管他已32歲了，也能學習慈幼會精神，適應團體生活。這位司鐸與年青的神職修士和輔理修士一起生活，本可獲得若干特權，但他沒有要求任何特權，而像其他年青同伴一樣，適應初學院生活，接受各種特別任務，包括祭衣房主管和其他勞動工作。

魯道夫的虔敬和補贖精神是眾所周知的。初學師多次制止他睡在地板上或延長朝拜聖體和祈禱的時間。魯道夫就像奧古斯多·查托斯基(Augustus Czartoryski)，須付出極大努力適應慈幼會青年經常參加的遊戲活動。他的謙遜和服從精神更是贏得眾人欽佩。他的長上早已欣賞他，初學師私底下向他的同伴說：「終有一天，你們會被傳召爲魯道夫神父的列品作證。」他在1923年11月1日宣發修道聖願。剛發願的高慕雷被派往普熱梅希爾的慈幼會會院，在當地的堂區服務一年。其後，他向長上申請到傳教區工作。

巴西傳教士

服務波蘭移民

或許他加入慈幼會的另一個目的，就是到傳教區服務。當時，巴西的慈幼會會士要求派遣更多神父照顧波蘭移民。這爲魯道夫神父是天主的恩賜，他的要求獲得接納。1924年10月，他到意大利杜林，與其他到不同傳教區的會士，從真福斐理伯·李納德手上領受傳教十字架。他熱切渴望爲內陸的土著服務，或許暗裡也希望作殉道者。然而，修會派他服務南里約格蘭德(Rio Grande do Sul)的波蘭人民，那裡就像遠離祖國的波蘭土地。

1924年11月27日，魯道夫神父抵達里約熱內盧(Rio de Janeiro)，並在12月21日到南里約格蘭德河畔的波蘭殖民地聖斐理安諾(St. Feliciano)，獲他的同胞康斯丁·澤斯克神父(Fr. Constantine Zaikowski)接待。那裡約1000個家庭中，有800個家庭是波蘭人。那是艱巨的工作，因爲各家相距甚遠，而且沒有適當的公

路或通訊方法。殖民地居民視他為天使，帶給他們安慰。他在殖民地不同地區的十多所學校，準備孩子初領聖體。他經常騎著馬探訪病人，為他們送臨終聖體。每當他看見許多人聚集在病人家裡，他便趁機向他們談論耶穌。他在下午把人們聚集在聖堂，給他們講道，一同誦唸玫瑰經。他是傑出的傳教者和告解神師。土著和歐洲移民認為魯道夫神父是聖善的司鐸，以生活實踐他教導的信仰。他的補贖精神也非常出色。澤斯克神父曾公開說：「他在人民當中以聖德著稱。」在最初數年，許多人開始稱他為「聖父」(Holy Father)。

魯道夫神父於 1926 年宣發永願。澤斯克神父為他撰寫以下的報告：「取錄這個候選人時，並無召開會院議會，但本報告的簽署人投票取錄他。魯道夫神父具備慈幼會會士應有的所有德行……憑良心說，我可確認他合資格在慈幼會宣發永願。他熱衷於人靈得救和施行告解聖事，並具備克己精神，值得欽佩。他在神貧、貞潔和服從方面，堪稱典範。」然而，省會長為審慎起見，先讓他重申三年聖願，同時把他調往較大的團體，讓他有更好的機會認識慈幼會生活的不同層面，才給他永遠加入修會。

尼泰羅伊

1929 年至 1934 年，魯道夫神父是尼泰羅伊(Niteroi)聖母進教之佑堂的副本堂。1929 年，他被派往里約熱內盧附近的拉林荷斯(Lavrinhas)慈幼會會院，準備發永願。1930 年 1 月 29 日，他宣發永願。有關魯道夫神父的評審報告寫道：「善良、模範、虔誠、好工人、實踐克己——甚至有點過分。他較為古怪，或許是因為從沒有在正規會院生活，這亦是他首年接觸正規的慈幼會生活。」一位會士作證說：「我可確認，我從沒有發現他犯任何錯誤，甚至小錯也沒有，他沒有任何缺失，如有必要我可為此宣誓。反之，我敬佩他盡忠履行本分，熱心拯救人靈，且愛護近人。」亞馬遜流域內格羅河宗座監牧區伯多祿·馬薩蒙席(Mgr. Peter Massa)熟知他的為人，很樂意把他帶到自己的傳教區。他作證說：「他是個很好的神父，非常虔敬，他實踐修道生活堪稱模範。」

類斯艾維斯堂區

1934 年，長上指派魯道夫神父到聖加大利納(Santa Caterina)的類斯艾維斯(Louis Alves)堂區，服務意大利、波蘭及德國移民。當地的基督徒很快就像波蘭殖民地的居民一樣，稱呼他為「聖父」。如果有人這樣稱呼他，他便認真地答道：「我是魯道夫神父，一個大罪人。」1934 年至 1935 年期間，他要重度聖斐理安諾的奔波生活。那是個廣大的鄉村堂區，有 24 個中心，信友常在這些中心舉行聚會和祈禱。他再次成為屬於大眾的人，貧苦者的慈善撒瑪黎雅人，病人的安慰，他們靈魂的父親。人們敬仰他的仁慈、孜孜不倦和祈禱精神。他們說：「我們從沒有見過祈禱這麼多的人。」

拉林荷斯

1936 年 6 月，魯道夫神父 46 歲，健康因過勞而衰退。他晉鐸後不曾休息，健康越來越弱。拉林荷斯的年青慈幼會哲學生需要告解神師，省會長考慮派他到那裡。對於指導年青學生善度犧牲和聖善的生活，沒有人比這位聖善司鐸更勝任。

魯道夫神父向他服務的移民道別後，遵照長上的吩咐出發，沒有任何抱怨。省會長寫信給拉林荷斯院長拉留斯·柏茲神父(Don Ladislaus Paz)說：「我深信我派遣給你們的，是個聖人。」拉留斯神父瞬即發現這話沒有誇大。他說：「在辦告解前後，他也長時間祈禱。他的告解亭總是擠滿請他赦罪和勸導的人，他的規勸簡短、直接和實際。我每週也向他辦告解。作為院長，我每晚也要巡視會院，經常發現小聖堂有燈光，總是在那裡發現魯道夫神父在地上，伸開雙手，像個十字架攤在地上祈禱。」賓托·費雷拉神父(Don Pinto Ferreira)說：「他是個受慈幼會會士、當地聖職人員和人民歡迎的告解神師。他為神父聽告解時，流露羞怯和謙遜。告解結束後，他常親吻告罪者的手。有時他在告解結束後，把聖帶遞給我，然後跪下來，向我辦告解。」

除了擔任會院的告解神師，他也是教授，每週有 28 堂課。帕貝茲神父(Fr. Papez)憶述說：「如果有人需要神父幫助病人，魯道夫神父很樂意服務。他會趕到祭衣房，拿起聖體，便騎馬出發，一路上誦唸玫瑰經。有時他要遠赴山區偏遠的小屋。他不論日曬雨淋也會出發，手上撥弄破舊變黑的玫瑰唸珠，但總是不願更換另外一串。」

魯道夫神父很博學，能流利地說四種語言，但他主動與窮人為伍。他樂於與他們分享粗陋的食物時，是真正的苦行著，睡在路邊，不吃肉，不喝酒，身穿其他會士丟棄的舊衣服。這位聖善司鐸吸引所有與他接觸的人，更被稱為告解亭的使徒。各式各樣的人也向他辦告解，他以崇高的精神，一直服務他們直至逝世。

他的哲學舊生吉拉德·迪蘇沙神父(Fr. Gerard de Sousa)寫道：「我們這些哲學生在輔彌撒時，很容易察覺他的補贖精神，並因此很欽佩他。他處事並不馬虎，有時完全禁食，或不吃若干食物。我們認為他就像天使，總是挺直身子，稍微低頭，就像在默想……」談到他在聖堂的行為，為他撰寫傳記的德里瑪(E. De Lima)寫道：「他的跪拜禮就像一篇講道，他跪在地上祈禱時，我們感到他與眾不同的虔敬。」

聖若瑟杜斯坎普斯

1941 年 1 月，魯道夫神父的健康狀況非常不穩，經常日夜咳嗽。他被派往聖若瑟杜斯坎普斯(Jose dos Campos)的慈幼會會院接受治療，但他在那裡為許多尋求他協助的人積極推行使徒工作。專家為他詳細檢查後，確認許多人懷疑的事：

他嚴重肺結核。他回到後，院長要他放下所有工作，返回聖若瑟繼續接受治療。

魯道夫神父自 1941 年 1 月起，一直留在聖若瑟，直至他在 1949 年逝世。醫生吩咐他完全休息，但他無法抑制自己的熱誠。然而，為尊重醫生，他縮減使徒工作，只擔任會院、城內療養院及安老院的告解神師，其後也擔任安老院的院牧。

與世長辭

1947 年，他寫信給兄弟羅伯特，承認說：「我的肺部非常虛弱。我再無法遠行或為人靈工作。我還可聽幾個告解，為病人施行聖事，舉行感恩祭。我希望仁慈的天主可讓我恢復健康，服務別人，或是把我召到祂身邊——這為期不遠了……我樂於受苦，如果已說了要說的話、作了應作的事，痛苦也不算嚴重。我經常感到呼吸困難。願天主的旨意奉行吧。我是個大罪人，需要作補贖。」他不想靠氧氣呼吸，甚至也不想喝水以緩減發熱症狀。他在聖若瑟的九年生活，就是不斷平安地邁向天堂的旅程。

照顧他的嘉勒·莫雷達修女(Sister Clara Moreida)作證說：「魯道夫神父沒有視他的病為負擔，反而視為天賜的祝福，以感恩之心從天主手上接受。」當時同樣患病的奧維納·范添神父(Fr. Ottovina Fantin)憶述：「我們有些病人經常抱怨，總是要求可緩減痛苦和恢復健康的藥物。他時常鼓勵我們加強信德，信賴天主。他勸導我們培養信德和以基督徒態度生活，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。」

1949 年 11 月 24 日，他必須到療養院。他命不久矣。他完全順從天主的旨意，忍受痛苦，為修女、醫生和護士樹立卓越的善表。在他臨終時照顧他的瑪利亞·法萊洛修女(Sr. Maria Faleiro)作證說：「他希望把他用不著的藥物分施給沒錢買藥的窮人。他在臨終時焦慮地說：『修女，要死真難啊，我沒想過是這麼難的。』」病逝前一週，魯道夫請院長曼德斯神父(Fr. Mendes)前來，向他辦告解，並請他舉行不公開的病人傅油禮，以免打擾別人。他領受聖事後，顯得平靜安詳，低聲說了幾句話，然後請我們離開祈禱。此後，他只想著與天主會面。

魯道夫·高慕雷在 1949 年 12 月 11 日深夜逝世，享年 59 歲，晉鐸 36 年，成為慈幼會會士 26 年，其中 25 年在巴西度過，擔任各式各樣的傳教使徒工作。他在巴西傳教區服務的 25 年期間，從沒有返回祖國。他寫信給兄弟說：「我們在天上再見，到時才回憶別後的日子吧。」

其他人的見證

- 若望·馬凱西(John Marchesi)：日後的主教，在 1942 年 12 月到他休養的會院。他這樣談論魯道夫神父說：「我與他見面了，而且很高興可與聖人一起。他雖然患病，仍整天工作，履行司鐸職務。在他擔任院牧的神聖會院（年老

退休神父的會院)和『文森·阿朗尼亞』(Vincentina Aranha)療養院是他推行使徒工作的場所。他幫助的結核病人真多啊！有些起初對信仰冷淡，但接觸這位『聖善司鐸』後都悔改了，還向他辦告解。他實踐神貧的方式使人印象深刻。他睡在三塊木板上，只蓋著破舊的毯子和外衣。他很謙遜，認為自己總是最卑微的。」

- **蓋斯頓·曼德斯神父(Fr. Gastone Mendes)**：會院院長，親睹這位天主忠僕的生活和聖德。他在 1950 年 4 月 24 日發表訃聞，刊登魯道夫的照片。「他在這城市服務 8 年，樹立聖德和克己生活的善表，熱心造福人靈。他確是鮑思高神父相稱的神子，他的聖善生活使修會感到光榮……他熱愛貧苦者和卑微的人，也喜歡協助病人，是個真正的使徒。他協助臨終者，以我們的神聖信仰安慰他們，對此他絕不假手於人。」曼德斯神父談到他的謙卑精神時，確認魯道夫神父總是排在末位，喜歡不為人知和被人遺忘。他不習慣與富有的人為伍，但擅長與貧苦者相處，樂於與不幸的人來往。他為安老院擔任院牧數年，陪伴長者，與他們分享粗陋的食物，視之為天主的特恩。
- **曼德斯神父(Fr. Mendes)**：他在同一封信裡續說：「他長時間在聖體前祈禱。為臨終者送臨終聖體時，他不會蓋著頭，任憑日曬雨淋。他行跪拜禮時像在虔誠朝拜，使旁人感動……他敬愛聖母，向病人分派加爾默羅聖母聖衣，也給他們聖母進教之佑降福……」這位天主忠僕絕對服從，且非常尊敬長上，即使對方比他年青。
- **艾尼奧·巴蘭度蒙席(Mgr. Ascanio Brandao)**：他在教區的每週通訊寫道：「魯道夫神父是沉默寡言的人，只說必要的話，但他總是和藹可親，溫柔體貼。他常選擇較困難、不便和費勁的工作……他認為自己是眾人之僕，他的座右銘是『服侍人而不是受人服侍』……他從不抱怨，也不說刻薄的話。聖雅各伯說，口舌不染罪惡的人才是完美的基督徒……他的一切行徑都可作為善表。魯道夫神父從不悲傷，而是充滿聖人的喜樂和良善。」

光榮列品

蓋拉頓神父(Fr. Glastone)寫道：「一生埋首工作，沒有任何怨言，毫不鬆懈，遇上困難也不沮喪——這是真正崇高的精神。因此，魯道夫神父的生活是崇高的。」

魯道夫·高慕雷神父在生時，許多人敬仰這位聖善的司鐸，也談論他給予的聖母進教之佑降福所帶來的特殊恩典。難怪在他逝世後，他的墓地很快成為朝聖和祈禱之地。

他的真福和聖人列品程序於 1964 年 1 月 31 日正式展開。1955 年 4 月 6 日，他榮列可敬品。

重要日期

可敬者魯道夫・高慕雷

- 1890 年 生於西利西亞（當時為波蘭領土）
- 1913 年 晉鐸
- 1923 年 宣發修道聖願
- 1924 年 啓程到巴西聖斐理安諾
- 1929 年至 1940 年 尼泰羅伊、類斯艾維斯、拉林荷斯
- 1941 年 聖若瑟杜斯坎普斯
- 1949 年 與世長辭
- 1964 年 列品程序展開
- 1995 年 榮列可敬品